

宜浴温泉

■民国 王枢

上方新浴觉身轻，
恰喜温水一泓。
膏泽不因人世热，
此泉犹是在山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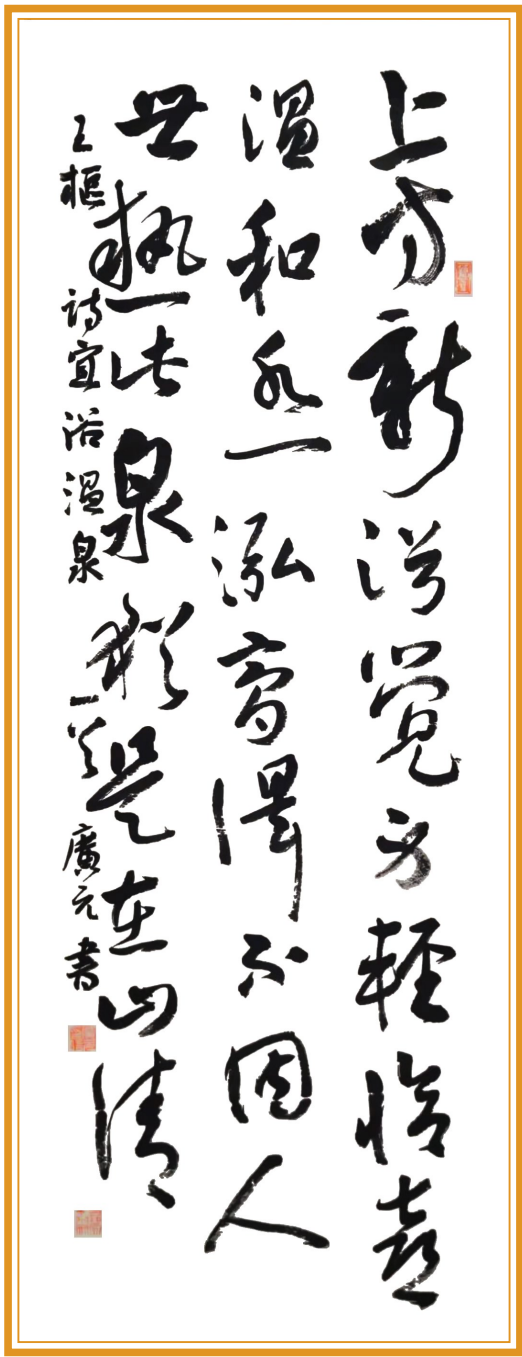
赏析： 红酒

热水温泉，地处内蒙古高原东部边缘与大兴安岭山地和华北山地交汇处，是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八个园区之一，有温泉之乡的美誉。辽太宗耶律德光曾专程来温泉洗浴，元代应昌城的鲁王封此泉为“神泉”“圣水”，康熙二十九年曾到热水沐浴，至今还留有康熙浴井遗址。

这首诗自然清淡，素雅，景中有情，情中寄景，展现的是一种超脱的诗人情怀。“上方新浴觉身轻”，皇帝在温泉泡过澡后觉得神清气爽，身轻如燕了，一个“新”字交代了时间，这是皇帝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水。温和舒适的温度，洗后心情大好，“恰喜温水一泓”，“恰”字表达准确的眼，多一分热，少一分凉，恰恰就是这样熨帖。这样合适的温度，一切刚刚好。接下来，画风一转，“膏泽不因人世热”，大自然给予的恩泽不会因为你是谁而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就是寻常百姓来洗，也依然洗出超凡脱俗。诗人的目光从自然的景物陡转到事俗上，家国情怀、平民情怀跃然纸上。结尾“此泉犹是在山清”，诗人洗濯后环视群山连绵，草木葳蕤，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馈赠，轻松愉悦的心情督促自己提笔赋诗，可谓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。



热水汤（水粉画）李志民



书法 张广元



与灯光场一周走过的时光

■张弛

读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时，脑海里总不由盘旋着我与灯光场的情缘，正如“地坛”是作家精神和灵魂的栖息地一样，“灯光场”也一度是我幼时的庇护所、少年的游

乐园和青年时的启智馆，令我至今难忘。

“灯光场”是克旗老经棚的一处体育娱乐场所，确切地说是一座篮球场，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座落于河东与河西交汇处一片地势低洼的大操场里，是一座由石头和水泥砌成的椭圆形的露天建筑。场里南北走向安装着篮球架，四面环绕着层层台阶，一直错落地面到最高处，是为观众席。最高处的平台上安装有铁栏杆，既是扶手，也是一道安全屏障。灯光场外墙壁是砌得笔直的石头墙，高约六七米，墙壁东西南北四面分别辟出一道两米高的铁栅栏门，供人群出入。为什么叫“灯光场”？因为这座露天广场安装有照明设施，旗里每有赛事，晚上灯具打开映照的整个场内灯火通明，老经棚人都这样称呼它，也就约定俗成了。灯光场所属的“体委”机关也紧挨着它建在老经棚的步行街上。旗里的篮球赛通常在晚上举办，那个年代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并不丰富，一场篮球赛几乎可以让全城的人倾巢出动来观看。每逢这时，场里人头攒动，欢声笑语，场外也人群熙攘，热闹非凡，卖烟酒糖茶、零食玩具的各类摊点摆满了广场四面，夜幕下的灯光场里外灯火通明，像过年一样热闹，成了大人和孩子们的乐园。没有赛事的时候，除了有球队来时训练，灯光场则少有人来，显得安静冷清。

我与灯广场结缘，缘于我家就在体委对面，离它很近。通常在午饭后的静寂时分，我悄悄地溜出来穿过马路进到体委后院，从堆起的一堆木头垛上爬到灯光场去，那时的小孩子是不睡午觉的，不管炎炎烈日、阴天下雨还是风雪肆虐都每日无阻，空旷的灯光场里只我一人，操场和街上也行人极少，这是一个绝无打扰的世界，小小的心觉得自由而安宁。幼时的我是孤独的，八岁时跟随父辈从华北平原的故乡来到这大山林立的异地，初尝孤单滋味，此后经年这种孤独感如影随

形。我常走在最上面的平台，抚着栏杆绕着场子走，一圈一圈，不知疲倦，嘴里哼唧哼唧地唱着一些自己编的词，不知是什么剧种的戏曲调子，直唱到嘴唇发麻喉咙发干。唱着唱着，就觉得心里郁积的东西都消散了，眼前不再浮现出班里的神情，那些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也不见了，身板矮小、整日穿着一身棉衣棉裤、口音不通、课业基本跟不上的“小侏子”是没有玩伴的，寂寞在看不见的角落时时啃噬着尚未成熟的心灵。有时走累了就站住，凝神望着雨后坑洼不平的操场上那一畦畦的水，看偶尔路过的人人绕来绕去，心里想着鲁迅先生的名言：“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吧”，这时会突然涌起莫名的悲伤和委屈，学学家事，一桩一桩都上了心头，好像真的经历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多年后再看不过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罢了。天气晴好炎热时，索性躺在晒得温热的台阶上，看天上变幻莫测、飘忽不定、形状各异的白云，觉得自己就在那上面，或者就在它们的怀抱里，想象着那里面是那么的柔软轻盈，更多时候，心里会升起莫名的惆怅，觉得自己的“前途”“命运”就如这云一样缥缈不定、无所归处，现在看是过早地为自己“绸缪”了。灯光场默默地矗立在那，无言而温存地接纳着我这个小小的唯一的访客，任我在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“漫步”和“冥想”中捱过了小学时光。

升入初中后，班里我有了几个要好的伙伴。每天放学后、周末里，我会带着她们来我的王国——灯光场游玩。其实不过是壮大了的“游行”队伍，我们仍手抚着栏杆，绕着场子，一圈一圈地走，或快或慢，嘴里哼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。大多时候，我们先完成作业，然后上到最高处的平台，掏出课本，顺着高高的外墙“哐”地一声扔下去，然后“蹦蹦跳跳”地跑下台阶，从小铁门里出去，把课本捡回来，再一阶阶地跑到最高处，再“哐”地一声扔下去，然后再捡、再扔、再捡……，一直跑到气喘吁吁、精疲力尽，天也渐渐黑了，我们才嘻嘻哈哈地回家去，少年的精力真是旺盛啊，这么个无聊的把戏我们玩得不厌其烦。有时，我们在操场上捡

些均匀的小石子，坐在台阶上玩“骰子”，比喻赢，兑奖惩。我们也不拘泥于灯光场这一片石头天地，偶尔在场外的操场上追逐嬉闹或摔跤，摔跤是真的摔，别看我人瘦小，但力气很大，通常她们仨俩人一起上手左搂右抱都会被我摔倒在地，或许是生于武术之乡、燕赵儿女骨子里的尚武和侠义特质吧，也许是因为家离学校近，每下了第二节课间操，总回家再吃上两个烧饼的缘故，所以力大无穷。有时我们也玩一种名为“找好运”的莫名其妙的游戏，在灯光场外墙下的黑土里，将我们喜爱的玻璃球、收集的五光十色糖纸、扎头发的小头饰及写好的小纸条等一应物品，挖个坑埋下，埋好了做个记号，隔一两天再去挖回来。只是常常忘记了埋藏的地点，或记号已被大自然和行人的脚步破坏了而无从找到，所以很多喜爱的小东西一埋下去杳无了踪迹，却好像并不太在意，仍旧一茬一茬地埋，一次又一次地丢，乐此不疲。灯光场以它那一贯沉默包容的姿态见证了我 and 伙伴们几年的快乐时光，虽然也常常有着烦恼和忧愁。

上了高中，伙伴们分到了不同的学校和班级，渐渐地很少在一起，自然也不再光顾灯光场了，我的乐园又回归了寂静，也再次以它宽阔的胸怀迎接回归“单身”的我。高中的记忆似乎只有“厌学”两字，无论怎样为空虚和焦虑所煎熬，仍是学不进去。除了语文科目名列前茅，其它的都一塌糊涂，青春的叛逆如约而至，未来的命运却扑朔迷离。几年里，无数个清晨、日暮及数学课的逃课时光，带上一本小说或纸笔或什么都不带，来到我的灯光场，尽情吸吮着孤独的芬芳。形单影只的我，踽踽独行在空旷的台阶上，或默默坐在栏杆下，无助、绝望而迷惘。奔涌的情绪一刻不停地撞击着胸膛，似有千军万马非要冲破关隘不可，惟有把它们宣泄出来，才能得到片刻的愉悦和宁静。在灯光场里，文学的种子得以萌芽绽放。遍读闲书，写诗

作赋，让濒临崩溃的情绪有了出口和归处，给我敏感脆弱、郁郁寡欢的心灵以救赎。“在黯淡的青春岁月里也曾沉迷于诗的世界，用疯狂的涂鸦来宣泄抑郁的心情。”就在这夜以继日地疯狂涂鸦中，我高考落榜，高中结束了。而我的诗，我的微不足道的诗，在我二十出头的年纪，亦被掷于死亡的谷底，戛然而止。

戛然而止的不止是我的诗，还有和灯光场的会面。此后去外地读书、回故乡创业，后又辗转回来就业……再无暇去往老地方。最后一次过去，竟发现场内很多台阶的水泥已有脱落、片片斑驳，整个广场已不复当初的光洁肃穆，突然就有了蒋捷“听雨”的感慨，灯光场经过了意气风发的少年、波澜壮阔的中年，是不是也到了沧桑衰弱的暮年呢？”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

2000年前，由于城市规划，“体委”搬到了新城，灯光场也被拆了，连同它所在的操场一起被铲平，成了一处农贸和建材交易市场。我的灯光场不复存在了！从此只能在记忆里追寻，在梦里回溯了。我不知道老经棚人对这个曾承载过全旗体育盛事、给多少人带来欢乐的篮球场会不会记忆犹深？有没有一丝怀念？于我这个“外乡人”而言，却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记忆，是倾注了无限感情的地标让我深深眷恋。每想起那消逝了的灯光场，总不由想起纳兰容若的《浣溪沙》词：“我是人间惆怅客，知君何事泪纵横，断肠声里忆平生”，这也许和一座石头建筑不搭界，却是我那一刻最真实的心情。

三年前读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边读边想着我与灯光场的十年情缘，也想把它写下来。却由于忙碌，更多是懒惰，一直未能提笔，但这个念头却像鞋里的一粒小石子，硌得脚疼心痒，而今终于诉诸笔端，将那或熟或稚，满溢着爱与痛的青涩时光重走一遭。这粒小石子，终是倒出来了，就算是我与灯光场作正式的道别吧。



难忘的第一次

■经棚二中 胡冰

岁月匆匆而过，蓦然回首我已走进初中近两年了，念及往事，不胜唏嘘。那人生道路中的无数个第一次就像波涛起伏的海浪，荡漾在我的心头，是那样的亲切而熟悉，又是那样的美好而和谐。第一次上台表演的经历我一直不能忘怀。

那是在我十岁第一次上台时，在上台前，我的心中忐忑不安，总是无法调整出好的情绪。开始表演了，强烈的镁光灯直射下来，就像一双双犀利的眼睛，盯的我喘不过气来，我更紧张了。当我看到台下那么多人的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，原本就担心的我，一下子忘了自己的动作，傻呆呆的站在幕布旁。那一刹那，我听到的音乐就像奔驰的野马，嗡嗡作响。镁光灯则是把尖锐的剑，刺进我的内心深处。好在这时老师在幕布旁不断的鼓励我，小声的说：“加油！你一定可以的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很快镇定下来。我微笑着重新自信的走上台去，一上台我就好像置身于一片碧水中，身体变得舒展，跳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娴熟而自然，那音乐如潺潺的溪流，镁光灯也如和煦的暖阳。我的舞姿犹如一只高贵的天鹅；又像一缕纯洁的阳光，干净而温暖；更像一朵蓬勃向上的向日葵，正在努力向上生长。最后我在观众的掌声中退了场。

后来，我一直在想，有自信不一定成功，但你如果充满自信，就有成功的希望。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信的人吧！我爱第一次，它教会了我成功的秘籍，充满自信，它像太阳给了我自信的力量。

四季的风

■新庙中学 王腾拓

我喜欢风，一年四季的风我都喜欢。

春天的风是温柔的，好像妈妈的手抚摸着你的脸。风中还掺杂着香味，那是花开的味道！在风中，送走了冬日的寒冷和悲伤。

夏天的风是热烈的，他热烈却不凉爽，呼在脸上，热乎乎的。他路过小树，与树叶共同弹奏一首夏季交响曲。

秋天的风是欢快的，“哗—哗—”树叶纷纷飘落，便知他来了。他吹走了炎热，带来了清凉。你看，他是多么的淘气，他把苹果吹成了红色，把麦子吹成了金黄，树叶就更是五彩缤纷了。

冬季的风是冷酷的，他从西北而来，吹在人的脸上，又冷又疼，逼人们穿起了棉衣棉裤。看，劳累了一年的人们在屋里喝茶聊天，放寒假的小朋友们则是在门外奔跑、嬉戏。屋里屋外都是欢乐的景象。

我喜欢闻春的味道，听夏的声音，看秋的油画，品冬的欢喜。我爱四季的风！

王建国 养牛“达人”犇富路

■特约记者 刘玉国

“养牛，就得去找王建国！”这是新开地乡新开地村村民挂在嘴上的“口头禅”。

今年40岁的共产党员王建国是新开地村东窝铺组的养牛大户。几年前，他凭着一股韧劲和敢闯敢干的精神，怀着“科学养殖，共同富裕”的理念，返乡出资30多万元建设高标准养牛棚圈三栋共计900多平方米，购买适龄母牛9头，进行舍饲圈养。他通过精心科学饲养，现如今他家养牛50多头，每年落牛犊40多头，收入40余万元，被当地群众誉为带头致富的养牛“达人”。同时，他还牵头注册成立以养殖牛羊为主的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带领本组群众把牛羊养殖搞的风生水起，使养殖户户均增收2万元。

王建国19岁那年，高中还未毕业，由于家庭贫困，家里拿不出钱给父亲治病和供弟弟读书，只好辍学外出务工。先后在北京两家养猪企业打工当饲养员。期间，他一边打工，一边虚心学习养殖技术。由于工作认真业绩突出，还被一家公司提拔为生产场长，负责猪场管理工作。职位提高，工资增长，令同来的打工者对他羡慕不已。而他并不满足，却是身在外地心系家乡，时时把家乡群众脱贫致富挂在心头。

2016年春季，他不顾公司挽留，毅然辞职返乡创业，带领群众搞牛羊养殖。他的家乡东窝铺组地处高寒漫甸，人均土地不足7亩，群众靠天吃饭收入微薄，全组78户人家，仅贫困户就有43户。有几家牛羊养殖户，由于圈舍简陋，缺乏饲养技术等因素，成活率不高，出栏率较低，养殖成本高，导致经济效益低。针对这个情况，他联合黄永龙、王建军、高连才、邱立明等贫困户，注册成立以饲料种植与牛羊养殖为主的“克旗惠泰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”。从牲畜疫病防控、饲喂技术、圈舍环境调控、品种改良等方面入手，组织贫困户到邻村养殖基地实地观摩，学习先进经验，掌握科学养殖方法。为改良品种，扩大养殖规模，他还自费前往好鲁库、林西、吉林四平等地高价购进优质种牛，从此以牛为主的养殖业在小山村有条不紊的发展了起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王建国带领下，通过粪肥还田种草的循环饲养模式，到2019年底，全组存栏牛280多头，羊360多只，比两年前翻了三番。新建养殖圈舍共计1400多平方米，草垛贮藏库360立方米。养牛不仅已经成为东窝铺组村民脱贫的支柱产业，还使25户贫困养殖户，户均年增收1.8万元，全部实现脱贫致富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。

王建国作为一名党员，不但带领村民致富，还把村民文化生活挂在心头。东窝铺组由于缺乏文化活动的地方，许多群众看到邻组群众在广场上跳舞健身，非常羡慕。2017年，他联合组里的村民代表，筹资将本组中心地段一个场院争取了下来，并带头捐款，组织群众清土方、铺场地，申请安装健身器材等设施。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，一个面积400平方米，平整宽敞、健身器材齐全的文化广场终于建成了。群众健身娱乐有了好去处，都称赞他说：“王建国带领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！”在新年来临之际，他还组织群众成立秧歌队。春节期间，喜庆欢快的秧歌队走家串户进行慰问演出活动，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，还受到了群众的欢迎。

如今，东窝铺组养殖小区已初具规模，村民们收入增加了，不再靠几亩薄田吃饭了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。常言道，心中有理想，脚下有力量。王建国就是这样的人，不甘于现状，发挥合作社作用，决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带领群众实现自己谋划的三个理想。一是让无劳力家庭实现也能养殖牛羊的梦想；二是让养殖户实现人畜分离，改变粪便随处堆放影响环境卫生的问题；三是开拓牛羊托管问题，进一步壮大养殖业，实现共同奔向小康社会目标，做一个真正的养牛“达人”。

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